日本●金榜畅销书译丛
远 藤 志 雄 作 品 集

与死亡同宅

闾 佳 译

贵州人民出版社
一九九九年二月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内容提要

只有血腥能“满足”他嗜血的欲望；

只有杀戮能平息死者含冤的怒焰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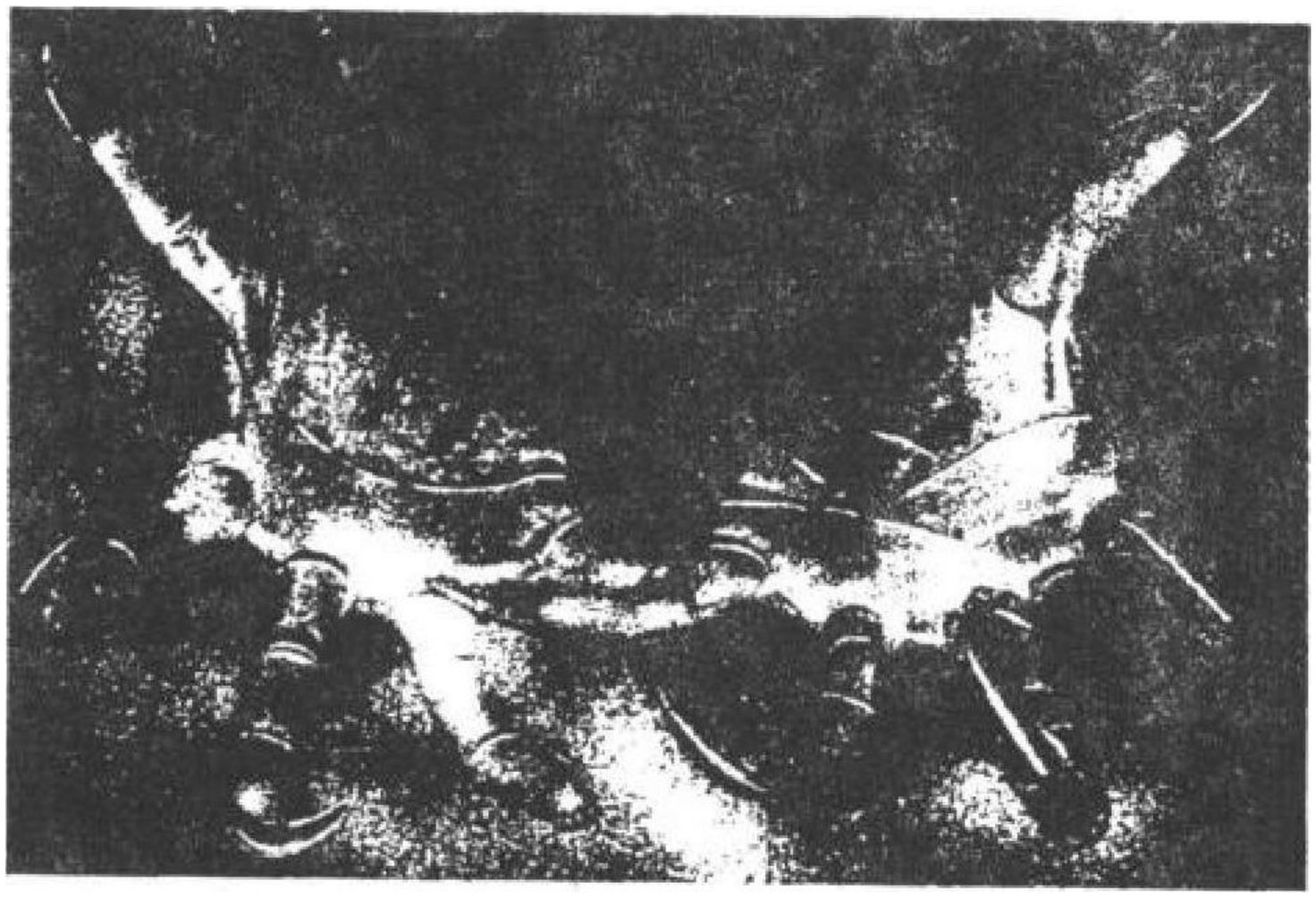
平静的生活被残酷的死亡所破坏，从天而降的礼物是否真的带来了好运吗？小职员野口雪依的人生完全被“神秘事件”搅和了，想要求解脱吗？

不能摆脱的命运在豪门子弟鹰泽的内心挣扎，数代人的神福被捆绑在了一起，来自地狱的刀上，想寻求谜一般的解答吗？面对着那幢不明来历的豪华住宅，与荡漾着妖艳腥红的刀，所有贪念的人都一定会死亡，无处可逃，是命运，还是谁在操控着这一切……

只有死亡你才能找到一切归宿……

远腾志雄惊魂系列之《与死亡同宅》闪亮登场，大好评发售中！

◆死亡在微笑，
与我们一同起舞，腥红
的酒荡漾着刺红色的魑
魅……



目录

与死亡同宅

引子……（1）

第一章　在开始的地方……（5）

第二章　出鞘的寒光……（21）

第三章　“千人斩”的宝刀……（41）

第四章　那些离开的人们……（77）

第五章　一个神秘女人……（107）

第六章　暗蓝色的火焰（Ⅰ）……（143）

第七章　暗蓝色的火争（Ⅱ）……（165）

第八章　觉悟的幻境……（187）

第九章　失忆的罪愆……（225）

后记……（265）

引　　子

一个人死了。

又一个死了。

所有的幕布终将落下，因为戏剧结束了。

他紧张地盯着身旁端着药品托盘走过的护士小姐，只有这个机会了！他猛地朝她扑上去，把托盘上的共品撞得四处散落。

只要能捡到一个药品瓶就好了。他迅速地把落在脚旁的一支药瓶踢到床脚，那个地方是护士根本注意不到的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护士小姐很生气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他扮了个鬼脸，哈哈地傻笑着，“举起手，不许动，我终于逮到你了！是你杀了他们吧！”

“你又犯病喽！”护士消了气，“让我给你打一针，安安静静的休息一下，好吗？”她拿起针管，他乖乖的伸出手，他让她一针扎下去。

前半截的计划成功了。

护士小姐收拾了掉在地上的药品，他咬着牙，屏住呼吸盯着她，很好，她没有注意到床脚下。好得很，好得很。他放松神经，药力发挥着作用，他沉沉地睡去了。

很久以后他醒来了，看看四周，并没人注意他。他从床上坐起身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他蹲下，在床脚摸索着，药瓶还在。他心中一阵激动，把药瓶拾在手里，站了起来。

他朝厕所走去，“慎田君，等一会儿要讲故事吗？”有人笑着问他。

“嗯。”他心不在焉地答道，闪进了厕所的一个隔间。

他脱下病号的衣服，把手中紧紧捏着的药瓶裹在衣服里，压在脚下，用力的踩了一脚。闷声闷气地一声响，瓶子一定是破了。只要把玻璃渣再弄得碎一些就好了。他继续用脚碾着，碾着，好一会儿才抬起脚，把衣服拿起来，瓶子已经完全变成了碎片渣。他欣喜若狂地把它们抓起来，一口一口的吞咽着。太干涩了，他又喝了一口水，坐在马桶盖，静静的等待那一刻的到来。

再也不用听她的鬼话了。

※　　※　　※

进监狱的生活，比想象中可怕多了。知道他背景的人都

会狠狠地给他吃点苦头。但这是他自己选择的命运，他想要默默地忍受。

他以前的背景在狱中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。人们会嘲笑他说；“ 你小子，也有今天！ ”在他的饭盒里吐口水，为了争夺一块肥肉而打起来。监狱房中的小头头会让他干这干那，稍不如意就拳打脚踢。同行的人告诫他，“ 你没有极道（日本黑社会）的靠山， 千万可别轻举妄动！ ”他只有再忍、忍、忍！

在监狱里是没有所谓尊严的。最初的几天，他几时无刻不在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。他绝对认为自己是无辜的，要脱罪的话请大牌的律师，应该也不是很难。可是他觉得只有入狱才是他的宿命似的，于是他放弃了所有能让自己重获自由的机会。

监狱已经五个月了，他人的敌视也缓和了些，找他麻烦的人少了很多，算是过上了比较平静的生活。一天高强度的劳动，能让他躺上床就睡死过去，什么也不用想。

今天天气真好，监狱派犯人到郊区去修公路地基。他专心致志的干着，把泥土从一处运到另一处，这种乏味的工作，在监狱外面他可是想都没想过的。他苦笑了。“ 鹰泽大哥，拜托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为什么进到这里来的？我看过所有的报道，可是还是不懂您的心理啊！ ”说话的是同一牢房的木拓，以前是个小偷，现在却想做个心理医生，所以总缠着问这句话。他笑了一笑，却不作声。

旁边的犯人好像打起来了，维持秩序的狱警一下子都涌

了过去，不晓得那些人在干什么。他埋下头又把精神集中到泥土上，有一双手却被人从背后粗暴的架了起来。“你们干什么？”他惊恐的挣扎着。“就是看你不顺眼！”耳边有人低声的说。他想喊救命，嘴里却被塞进了一大团臭呼呼的泥。正对面有人不怀好意的冲他笑着，他的心一阵抽缩，预感着有不好的事要发生。那人手里拿的是什么？那是一根报废了的牙刷柄。在水泥地上磨得又尖又利，他曾新眼见识过这东西的厉害。他扭动着身体，但身后人的力气真的很大，怎么也挣不开。

面前的人面无表情的走到他跟前，他感到那尖尖的东西刺入了自己的体内，开头的那一下很疼，后来补的几下却没有什么感觉了……

他想，他在干什么呢？死亡，真的是他不可逃避的命运吗？

一个人死去了。

又一个人死去了。

所有的幕布终将落下，因为戏剧结束了。

第一章　在开始的地方

当我们活着的时候，
我 们 选 择 死 亡 ；
当我们离开了以后，
我 们 渴 救 重 生 ；
生 者 已 在 彼 方 ，
而逝者在此。

野口雪依是个地道的小职员，俗称的Office Lady，在一间贸易公司工作，生活过得平平淡淡。她有时候也会做一些二十几岁年轻女子都做过的梦，遇到英俊有型的公子哥啦，

就好像《风月俏佳人》中的女主角一样，一瞬间什么都有了。时下的女孩子总免不了一点虚荣，野口雪依自然也有这么一点，才过她也知道这些都是在做梦，每日还是兢兢业业的做事吧。这几天老板称赞她工作出色，年底分红时或许能多一些奖金吧。她当然很高兴。毕竟，自己只有短期大学的文凭啊，她这样想。偶尔想起自己孤儿的身世，野口也会有一点的伤感，为什么父母会抛弃了自己。至于说从天而降一笔意外之财的念头，她几乎是没有想过——其实还是想过一些，只是打心眼里不相信罢了。

可是那一天，野口雪依接到一个姓川崎的律师的电话，约到她律师所办理一个财产接收手续。野口雪依感到有些莫名其妙，“ 请问是什么财产手续？我不太明白。 ”她问对方。

“ 电话里讲不太清楚，请你务必过来一趟，可以吗？ ”对方这样回答，她便应诺了下来。

野口雪依到律师事务所时，有一个相当精干的男子正等着她，见她来到，笑了笑，伸出手来说：“ 你就是野口小姐吗？我姓川崎，叫川崎树彦，是负责处理你接收财产手续的律师。 ”野口雪依伸手和他握了握，“ 我是野口雪，我还是有些不明白…… ”川崎树彦请野口坐下，拿出一扎文件，说：“ 我们律师楼受人委托，指定我们找到野口小姐，并把如下的财产过渡到你的名下。 ”他顿了顿， “ 也就是说，您只要拿出您的身份证明文件，就可以接收到一幢三千坪左右的房宅。 ”

野口雪依听得迷迷糊糊，但“ 三千坪左右的房宅 ”，几个字无疑是刺激了她的脑神经，“ 三秆坪？ ”房宅？我的？ ”她

喃喃道。川崎树彦见她如此模样，把文件递给她，“ 所有条款都在上面了，您过目一下吧。 ”“ 可是…… ” 野口雪依手都有些不稳了，“ 委托人是谁呢？为什么会无缘无故把它给我呢？ ”

“ 委托人吩咐我们一定不能告诉你他的身份呢，说是要给您一个意外惊喜。 ” 川崎树彦说。

“ 我不认识什么有钱人呀，尤其是能拿出三千坪屋宅的那种。 ” 野口雪依心中想，“ 哪有人会做这种事，真是莫名其妙。 ” 想是这样想。“ 无功不受禄 ” 的苦训也在身边，三千坪的别墅似乎更现实一点。“ 管它呢，说不定是那律师找错了人，他要是埂要我接受，我也不拒绝，将错就错，如果以后要找麻烦我才懒得去管它。 ” 这样想着，野口雪依也就定下神来。

手上的文件是讲屋宅的各种情况的。“ 三千一百二十坪，西式二楼别墅，1932年建造。 ” 文件上这样写着。“ 真是一幢古董房屋呢。 ” 野口雪依说，“ 房子是有些年份了，可听说保养得不错。 ” 川崎树彦插口道，“ 还说已经有超过十年没人住了。 ”

“ 这样的房屋，大概是脱不了手才会送人吧。 ” 野口雪依现在已经认定是律师们找错了人，所以自然而然这样想。

“ 您的意见怎么样？ ” 川崎树彦忽然问道。

“ 什么？ ” 野口雪依愣了一下，“ 什么意见？ ”

“ 您是否决定接受这笔财产呢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签字让文件生效了。 ”

野口雪依迟疑了一下，“ 如果委托人要转让财产的对象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真的是我，我可以接受这财产……”

“那么就没有问题了。”川崎树彦说。

“可是如果财产转让对象不是我呢？如果是找错了人呢？”野口雪依一急，心中的话脱口而出，说罢又有些后悔，用手掩了一下嘴。

川崎树彦从文件里抽出一张照片照着背面的一些文字，说：“野口雪依，女，23岁，现在是一家贸易公司职员，电话号是83×××009，家庭住址是东京涉谷番町大厦二楼19号。”他冲她眨了眨眼睛，把照片递给她，“我们就是照这个电话联系你的。您认为找错人的可能会有多少呢？”

野口雪依接过照片，虽然面孔有些横糊，但人无疑正是自己，“印象中好像没照过这张照片。”她小声的讲，“什么照相技术，怎么照成这样？”她又想了想，觉得没什么问题可担心了，便说：“我同意接受。”

川崎树彦指着文件说：“还有一个附加条款，委托人要求你至少三个月后才能再次转让此屋，如果这一点也没问题的话，你签上姓名，财产就归入您的名下了。”野口雪依耸了耸肩，“应该没问题，”然后在文件上签了字。

川崎树彦接过文件，又拿出两把钥匙，“这就是那房子的钥匙了，您有空可以去看一下。”这两把钥匙生锈得非常厉害，野口雪依有些忍俊不禁，“它们还能开门？那把锁也早没用了吧。”她还是接过了钥匙，放进口袋。“没有别的问题的话，我就告辞了。”川崎树彦做了个“请便”的手势。野口雪依正准备走，看到他办公桌上摆的一把裁纸刀，样式很新奇，拿起来玩了一下。这自然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，可

是不知怎么回事，自然而然的就做了出来。她以前对这种东西一向是从来不感兴趣的，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，“ 如果您喜欢的话，就送给您了。 ” 川崎突然说了一句。野口雪依一惊，把刀放回桌上，用开玩笑的口吻说：“ 算了吧，一天之内接受两件陌生人的东西可真让人心中不安。 ” 她和川崎树彦道声“ 再见 ”，走出了律师楼。

川崎树彦看她走出门，心中有些说不出的感觉，他把裁纸刀拿在手上，在手指中来回转动，这把刀是几天前来过的委托人留下的。

两天前，晚上六点多了，川崎树彦正准备下班，办公室却进来了一个神神怪怪的女人。那看上去很有点年纪了，但也不是很老，大概在三十岁左右，穿的衣服是外国式样，大概是中国或者朝鲜的服装，化的妆很是妖艳，但是却有些过时，让人的心底泛起反感。川崎树彦没好气的说，“ 请问你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吗？ ”

“ 我要您帮我做一件事。 ” 她说话带着相当浓的外国（可能就是中国）口音，川崎树彦听得有些吃力，心中的反感更甚。“ 转让我的一份财产到一位野口雪依小姐的名下，所有费用我支付。 ” 她拿出一个纸袋甩到川崎树彦面前，“ 所有的情况都在里头了，你照着办就好了。 ” 她不自然的嘿嘿笑了两声，“ 委托人的情况怎么是空白呢？到时我们怎么跟对方交待呢？ ” 他看着桌上的资料，问道：

“ 别对她讲不就行了，我可是要让她惊喜一下的！ ” 那女人嘶哑着嗓子说，“ 你只要让野口雪依在房契上签上名，户主就是她了，很好笑吧？ ” 她突然冒了这么一句话，见川崎

树彦没啥反应也就不作声了，只在手指间来来回回、异常熟练的转起一把小刀。

川崎树彦手中有两页资料粘在一起，弄了半天也未分开。那女人见状，走上前来，用手上的刀一划，便分开了两页纸，“这把裁纸刀对你很有用的，你知道吗？每一把刀对你都会很有用的，您留着用吧。”她把刀留在了桌上。

川崎树彦莫名其妙，却又不便发作，看完了资料，耐着性子说：“达到你的要求是没问题的。”

“那就好了。”女人掏出一叠钱，“什么费用都从里边扣就行了。”等川崎树彦开好收条，她已经离开了，他仔细地点了点钱，比应收的多出二倍有余。他莫名其妙地点点头，把钱揣进了口袋。

“刀还真是好用。”川崎树彦想，那女人到底是谁，现在走出去的野口雪依一定知道，她们之间的事，应该来说和自己已经没有关系了。他双指一弹“铮”地一声，裁纸刀钉在了桌面上。

千妙悦子是野口雪依的好姐妹，二人的感情是从国中开始的，野口雪依有什么心事都会对她讲，“你问我怎么办？”听了野口雪依讲述的“奇遇”，千妙悦子瞪大了眼睛反问：“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难道你不会吃吗？我的小姐。”

“可是人家心中当然会起疑惑，不是吗？”野口雪依倒在沙发上，手中拿着遥控器，漫无目的地扫着电视。最后她把电视锁定在了一个恐怖节目上。

“拜托！”悦子一把奔过遥控器，“深更半夜看这种东西

会睡不好觉的！”她换了一个台，“你不是一向都讨厌这种片子的吗？”

“可我今天很想看，不行吗？”野口雪依又把台转回恐怖片，“你快说说我该怎么办呀。”

悦子说，“你这个人，认识了凯子也不跟我讲，等人送了你一套别墅，你才拿出来摆阔！”

野口雪依又好气又好笑，“我哪里有？真的不知道是谁给我的，那房子还是三十年代修的呢，公子哥儿送这样的房子出手？也亏你想得出来！”

“要不然……”悦子抿了抿嘴，“是不是你的父母的遗产？”

野口雪依一下默然无语，好一会儿才说，“我也想过，但是为什么要跟从未见过面的女儿开这种玩笑呢？当年他们若是有钱人，也不会扔下我不管了。”

悦子说：“可能他们另有苦衷呢？”可看着野口一脸的丧气，她又一下把语调提高了起来，“谁说一定是他们送的？很可能是某个富翁看见我们野口小姐的美貌，一见钟情，送幢大宅以表爱意。”

野口雪依笑了起来，“希望如此喽！算啦！不去想它。”她的视线又转上电视，正演着一个恐怖恶心的场面，“哎呀，”悦子皱起眉头，“烦死了，拜托你别看了！”

“不会呀，拍得挺好的呢！”野口雪依紧盯着电视，一直到恐怖片演完。她已经下定决心，先去看看房子再说。

※　　※　　※

那座大宅建在一座离岛上，到那儿先要搭乘两个小时的

新干线列车，再搭游览船到离岛上。因为要花费很多的时间，野口雪依原本打算带几个朋友上岛，临到出发却只剩了她一个人。

时间很快就在野口雪依满腹的问号中过去。船到码头，野口雪依跳上岸。可能是岛上的人少的缘故，空气都似乎要清新许多。天空澄净，阳光洒在岛上一色的旧式民居上，似乎也微微带了甜味。她本来还打算找当地人问个路，现在却发现根本无此必要了。那红顶的西式洋楼就建在小岛的高处，抬眼就可以看到，屋顶红绿异常的鲜亮，绝没有失修几十年的破败气息。围墙也粉刷得雪白，一切的一切，都让野口雪依感到满意。

如果说野口雪依心中还有一丝的疑感，等她走到这大宅的门前时已经烟消云散了。房子周围收拾得很有情趣，几圃花在房前屋后艳艳的开着。野口雪依心中涌起一阵急切的冲动，便连忙掏出了律师拿给她的两把古旧钥匙，准备把围墙的铁门打开。

铁门的锁是新的，虽然样式很古，野口雪依看着手中那锈迹斑斑的钥匙，寻思着它俩怎可能配成了一对。

“喂，小姐，您有什么事吗？”野口雪依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叫她，转过头去，看到一个样子和气而精明的中年人站在她面前。“我是受人之托到这来看看的。”她顺口编了个谎。

“是吗？”中年人笑了笑，“很少有外地女孩子到这儿来的，”他点点头，算是问个好，自我介绍说，“我是负责修缮这房子的承包人，前几天这房子才粉刷过，花圃也整了一次，看起来还不错吧？”他看到野口雪依的笑容，面上也不

禁露出高兴的神彩。

“有人雇你们整修房子吗？”野口雪依有几分讶异的问。

“是呀，是个相识很久的朋友介绍的生意。”中年人虽然这么说，可是他从未见到对方的代理人，当然，当一大笔钱——足足比同类工程的定价高出三倍——汇到他的户头上时，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了。那除了享受了喜悦之外，其他的一切似乎都不再重要。

中年人看到野口雪依手中的钥匙，神色一凛，“小姐，您，您的钥匙不对。”他这么说，意思分明是几分怀疑了。

野口雪依看看钥匙，又看了看锁，苦笑了一下，“我也觉得不像……可是我明友说这房子很久没人住了。”

“这个我就不清楚了。”中年人从口袋里摸出一柄钥匙，晃了晃说，“上次我剩了些工具在屋后，顺便可以带你去看看。”

野口雪依看到那把钥匙的齿，有几分兴奋的说，“我们的钥匙还真是相像。”她把两把钥匙对齐比了一下，“齿印是一模一样的呢。”中年人拿过钥匙，比了半天，嘟哝着说，“真是见鬼了，还真是一模一样。”他用野口雪依的老钥匙插到锁孔里，锁舌“喀拉”一声弹了起来，他低声“哼”了一下，“还真管用！”

二人推开铁门走到屋前的花圃中，“这房子外面还不错，里面又怎么样呢？”野口雪依同。

中年人呆了一下，说：“对方要求我们只对屋外进行修缮，不能进屋，所以没人进过房里面。”他朝屋后走去，那里乱乱的堆着一些电钻一类的工具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